隋書 七十三之五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の五の 四三 一の 二の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函 架 冊
五の五の 二の 二の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 (18)
函號 280 7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特進臣魏徵

淺草文庫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樊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

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慓慓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愧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蕭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幷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賜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畤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高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吏爲縣宰遭逢亂離不能保城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

曰卿不畏死耶復擊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遂出戰因
而大敗劍遂得免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
柳銓司馬崔賢山上其狀何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
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發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
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察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
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
為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
[illegible]去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即位遷尚書度支郎遷黃[illegible]
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濮澤縣公
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
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
煮犀甲腰帶及剝馬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
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怒衆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
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
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參軍曹參軍高祖
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

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
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
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
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
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
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
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頎之謀發兵作
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
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
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

死階身叛逆一往刑戮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
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
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韋藏蔬出誕於獄和與協謀開城
拒諒諒襲擊破之並誅流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
者久之下詔曰襄顯公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
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蓋世効官贊務聲
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皇誠不從妖逆雖幽
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俄
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
淯陽太守政甚有聲其業令行舊辭例除以無逸誠義之

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
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
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仕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
作亂刺史高熲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
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
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傷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
以兵曾無不撓義氣奪而釋之雷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
衆熲乃囚模於獄悉掠聚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熲斬

領左驍衛長史爲華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
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
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送元有所請屬元不
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殺身責己以
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俞急仍以狀劾之帝
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熱陽督運楊玄感作
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
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舉義兵以誅
無道願意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
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福禍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衮感怒而囚之屢易兵竟不屈節於是書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其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　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自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喜意甚衒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寸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灃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爲密黨翟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匡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輩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

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
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
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乎有長子慈明勃然曰天子使
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
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
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刃斬之時年
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
拜其二子惲恽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
贈柱國吏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
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
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

張須陀齊郡歷城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
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
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太守興遼東之
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
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遼遣使往來必
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
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聞帝知之而不責也明
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

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
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
薄衆奔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
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
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文長於
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齮賊孫
宣雅石秪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
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
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
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
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
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
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
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
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
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
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
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
彪李曉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

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
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
星帥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據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
桑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二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榮陽
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
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
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
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
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
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
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郭孝恪基招撫其衆授
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
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
大業中爲郁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爲盜
善會以六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
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御善會率勵所領
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
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

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也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最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會大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為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逐破其營盡殺其衆金稱脫數百人遁走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江都帝賜以尚方甲稍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素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襄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更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

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韋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爵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詣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令是

請降因授官爵禮甚優厚士孝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上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雷十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自洛口之敗罪不及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動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出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也文都還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董純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惻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構葉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勠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六坊太陽門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棄去不義及於入楚見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舊袂令斬之於是俠士刀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序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褊喜看史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考使射揚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來齊令孝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四十而間劉炫以無無行之過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報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降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且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
是不爲白也母宗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
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
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
經傳未見其文璧品揆後之人所後者初立後之者始至此
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
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絕毖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
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立便情繫居重未攝職事于時
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前
育始生服制吾曷復何是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父

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
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
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
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
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
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
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
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
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
年之下而居齊衰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在法者但准其罪以在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來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云其位非復純臣須言准

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辭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羽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

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
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所害子翊說之
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
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遂殺賊執子
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九
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
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
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
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留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
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衿因謂
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
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
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
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
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
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絶
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

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盩厔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罷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法官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粮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

之應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絶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每旦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粮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任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

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李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
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貴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
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
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
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
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恤之一無離叛
粮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
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
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
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
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
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
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董召義爲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
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發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爲
厚所獲厚令贊詣城中云郡已破宜早歸降贊僞許言之
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
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日暮擒剪不足爲
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

敢致辱賢長楫自及也言未畢藏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
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出海卒完煬帝遣右曹郎郭子
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
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
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
義合者也然死不可徒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特進臣魏徵　上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

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
方貴肇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
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勝
下之歡忘懷斬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
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駟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
之徒隷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書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
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
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
兄中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馳朔
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
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州
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果閣祭酒兄卬當襲父爵平侯
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
孝義總卒一明遷中書舍人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
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
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
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勤
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

還鄴尉迥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
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馬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
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
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
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
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
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下父艱哀毀骨立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白鵠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孝
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廬
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illegible]
情義素重有聞若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自自
抑割以禮自存世昇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閭
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
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
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
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大

和中襲爵歷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權葬尚書
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
輿服杖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親嘗湯藥憂瘁親
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濬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丁時
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二百餘里足
凍墮指瘡而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
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
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反毀不覺
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貢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
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

艱酷窮遊約勵憂絕舊[illegible]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乘先人
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稟禮不憚艱遠從師
就業欲罷不能低徊行慮心固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
自釋末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閑達而祿意逮親
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伺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
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抑心泣血霑氣攄魂者也既而
瘡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
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窘遠在
邊服顧此悵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聲得與汝面訣忍死
待汝已歷一紀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

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
涕降使齎璽書旌奈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戚惟
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寮克彰及蓬私艱奄
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
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
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
見一黃蛇有角及目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必爲不祥
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必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
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
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無而終於

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君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
尉頒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
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
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言立至服闋常布衣蔬
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侯上士累遷漢中太守
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
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歎欲上爲之改
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

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
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
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
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主乎死不得
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壠斷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
陳謝額盡流血啓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忽一宵發掘
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鑿鍤一
昔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
出自胷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
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
道也朕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
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恥本心徇私非
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
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頌見
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亥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
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
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
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貢士成墳齊文宣帝表

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縣十石粟五十石高禖之禮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大家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家親嘗惡及母終翼哭慟而絶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聚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顯闕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

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泛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過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志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

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諸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六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大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

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
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紹開皇中爲
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立行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
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
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義
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
性至孝父母寢疾輙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
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
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鄰言相達巡省河北
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
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
聚衆於渤海時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
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
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元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
見害其弟德伯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
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伯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

贈子崇官令德侍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柔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爐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第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默默又

廬於墓側弈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賾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循吏　特進臣魏徵　上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

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
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
察臨下吏存苛免罕聞寬惠來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
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
維不張其或喜於得流殤於刑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
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念節存綱紀抑牧攘之
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
得其所欲雖事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洎平矣其所欲雖事
事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效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
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竟魂心平允終行
知怨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
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秦華二州刺史父
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
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
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
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
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親檢造次必以禮
解褐秘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

小馭下大夫每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
毀甚嗟歎久之頻蒙尉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
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
公轉封一子奉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
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
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
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
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
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貴之

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食一牧庶使有感
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
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
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
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令繁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
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相州刺史彥
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日性亨爲戴帽餳臣自分廢
黜無復求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紱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合降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
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嗟歎彥光下車發摘姦隱

有若神明焉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境內駭初齊立後
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工之家移貫州郭
由是人情恟懼設妖起風議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喜元欲事
其弊乃用我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爲鄉立學非聖哲之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業聰
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學談論業無成
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鄉飲之禮又於郊
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
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
州李令觀於孔丁廟丁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肅哀母
力弱對母泣之[illegible]遂感悟號悲且媿若無自容
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
吏人感悅略無訟者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
四州刺史謚曰[illegible]子文謙副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
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節
州刺史歲餘爲鄧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吏部侍郎
遼東之役張武貴[illegible]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
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亦至而玄縱逃走
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楚林而死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

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橋玄擊袁紹玄感於東都
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
氏專據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
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
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
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
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將憲素有吞關東之志

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後武帝伐齊叔
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
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
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
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
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
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
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
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
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治和興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
農凡種植叔畧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
所未能決者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
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而頗楊素亦禮遇之叔畧
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
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卒今錄囚徒具狀將奏晨
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
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
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
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蕉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
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
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
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
敢鑒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
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
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

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胡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竹陂舊有五門堰無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吏閑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無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後於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役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上感二天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喜悅賜物三百段詔曰[illegible]身絜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績爲稱首

宜升成綵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開年以疾
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完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
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
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
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者無均
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夫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
使河北見景茂神乃不長懷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
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
輟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
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
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
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
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書考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
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詔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
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
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今天下模
範之卿等宜師敬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
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

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咄哉賢
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是允僉屬委以方岳
聲實俱美可以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
博士何妥奏其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任進威陛二人朋黨曲
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
至洪州遇患苦論者千公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皇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
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
者數千人或不及往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
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
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
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
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
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
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
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

十餘畫四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盡忠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湯粥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人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乃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尚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賁就公義禱焉乃聞

宮中有金石絲竹之響行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
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
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
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黄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
竟去官吏入守闕詐寃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
郎丁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衛武賁郎將從
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
州刺史父裕周閻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服
雖出一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歲伯大夫及高祖
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
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姚簡良能
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者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
爲奏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囚蜀王秀時鎮益州
列上其事遷功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蒙俗悅服蜀王秀之
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素敝車羸馬妻子衣
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之子時以功臣任職
牧州頻親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文帝嘉其績用特授朝
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

業立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
其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洽對帝又問其次威
以冷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
匹謂曰今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產異爲論
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
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立恭帝儉與留守李密
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
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
年八十九

郭絢

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儉
以初爲當時令吏後以軍

嘉靖二十

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
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
繫囚爭訟絕息囹圄晝皆空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
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
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
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
臣曰善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鄚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
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十二人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

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悲呼而謂之曰卿輩無犯
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
不愧於心哉朱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伽鎖亦大
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
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致前期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
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
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非識是非若臨以
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蓋以海內亂離

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
文弦巡省河北引綱爲副煬
衡要訪可任者聞綱有幹局
爲遼守兼領留守交山東盜無
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
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
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遷萊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
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位遷潁川郡丞大業

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
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
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
起徇涿捕之多所剋獲時
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

五年朝東都帝令司諫大夫[illegible]爲天下臺官之狀道
衡[illegible]謂肅曰心如鐵石老而[illegible]
[illegible]用事其已在謂川無[illegible]
使者持去遂寘客有教縱者以法無[illegible]之無所寬貸由是述
街之八年朝於洛都帝以其年老去治名將擢爲太守者
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太業末乞[illegible]
日家無餘財歲餘浮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 知何許人也 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
鄭人 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

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
流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
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
新憲司明是率土之人皆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
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
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蒙爲翊書佐
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書鄴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爰冀

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以性來責成郡縣二時三綱弛紊
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
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堪復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
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遂捕盜
賊每戰不利則無識必盡鋤除發於人勤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鄰城皆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聲言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獨多閑暇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唯約束吏所檢不得過勝餘縣使百姓各安其
業然在下各自竭心皆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
聞之相與言及其事下皆歎稱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來見
其父母有猾人自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廢
宴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
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奔詣節使者臺霧杜整等至所縣
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深宝其能會
趙王伾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從東都俄而
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

念其親戚輙並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次必欲歸誰能相禁尚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書無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肅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贓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又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力行

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若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弘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眚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栁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列傳第三十八

特進臣魏徵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漢衣繡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之巨猾

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權拉凶邪一切禁錮以救時弊雖
無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
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秉儁賦人探丸四夷五百所
在蔑聞焉無量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
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
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慓然若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
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
疾惡其所管屬多在無辜察其所為狂狼之不若也無禁
蔑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
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
史士文性孫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左丞龔封
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
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遷幽州刺史
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陵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
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嗽宣廚餅士文知之於獄累
日杖之一百坎送還京僅殺無敢出門所買鹽菜交於外
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
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當入朝遇上置

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盡士文獨立街
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早得俱足餘
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覆其姦隱
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深心配
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長吏濫死
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
過恆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
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
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蛇瞋長史令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
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

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寬候要畫必死此官矣及下
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
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武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妻覽
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
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娶以爲妻由是士文君
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
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揚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奉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

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
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
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
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宗縣公高
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
進爵武山郡公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
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栗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
至親暱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
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驥思式知之笞寧
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輕上其夜於揮袖拂去之

式以爲慢已立榜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
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日非身死終不得出
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
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
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齊
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
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
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數然而起拔刀斫信信遂走避之
及使於關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妻舞廣州

總管牧官

蘇榮

蘇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在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洛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徙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

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大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采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櫃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

榮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無怨省管內聞宮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無咎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粮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聶玄城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又爲織伯中大士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户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

彭孝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難答長吏
數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
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
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
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
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
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
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之達頭不敢遽潛遣人誘
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
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陰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
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
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
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
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
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
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
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
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
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若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
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

卿慈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
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
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以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
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
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第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説周敷
州刺史弘度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
七周大冢宰宇文護以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
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掌典訓登壞之
上曾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
欻然擲下至地無損法訓以其奉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
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
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
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
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拔岳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
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
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
大將軍襲爵安平縣公尉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
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與晉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

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紇爲妻及破鄴城迴紇迫升樓
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紇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
紇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
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紇弓於地
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紇頭
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
時殺迴紇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
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
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冀
州總管弘度素貴衒下吳歟[illegible]動行捶罰史人龍言氣聞其聲

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
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
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
千段高智惠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
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軍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
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
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
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
其婦寅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

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
罵曰庸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
屬百二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
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
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
杖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

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
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
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
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
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
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
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勤舊遷
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
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
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
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
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太守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
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
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干時燕榮爲總管
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
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酷
灌鼻或稼穡其下竄無敢隱情數爲屏息仁壽末授木工
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
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士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
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蟲死者十三四尋遷黃

門侍郎轉殿內少監尋東之復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
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掌之及玄感作亂逼
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
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頴陽人也性明敏有許用開皇中以軍功拜
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
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詣長吏長短前後守令或憚
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責之因令左右縛不爲公無埋

之於髮出尺餘四角各垂一小鐵公具人踏心於木機[illegible]時四
支於小鐵以繩毆其背應時遂爛郡中大駭吏人相攝
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少門戒
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有
違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蓋殺之來沙門相聚數萬以長
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悉
裸僧尼驅有淫狀悲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守士
女號哭於路諸郡鬚髮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
奚善意馳鐵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離又剖其棺臠其肉
而噉之斯須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
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
籌欽明時無邪黠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
石輒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罹
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
立身從政縱不能為了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
喪乎

列傳第二十九　　隋書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特進臣魏徵　上

儒林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繫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子無所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溫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論蹙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謂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

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
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經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
義宋及齊罕不能尚也南北所治音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
葉若其經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
魏碩學多清通涉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昔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
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於儒近代左右邦

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文室勤聆剖析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安弃
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故此所以
儒至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
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
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朝不一將三百年
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頻天網以
掩之晉歷帝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
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聞道之

儀觀經禮之禮博士整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
士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
諸儒京師遠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
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
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
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
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
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
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
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
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
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生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
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謂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
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
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乂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

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曰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驃威怯愞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户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　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　六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公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　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改鄉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十六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續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鸞位至猗氏令

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
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
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數之曰汝旣姓何是荷葉之荷
爲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
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
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眷亦有催悟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眷其貴如
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以公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
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
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
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
急有口才好易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
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
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
孝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
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則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
容蘇威教子獨及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
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文帝嘗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
天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

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
良莫之一此無論譖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
任意潛抑屈必自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
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問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
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
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三易察阿黨則罪無掩蔽
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
謂心之所愛既已光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
滯屈辱薄言必
屈辱既加則有
朋黨路開威恩
摯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
毀謗讒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
苟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
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
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
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
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豈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
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
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傳嵓滋水之
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

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
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奏
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
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
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一
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仁
慶迴互子午糜耗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言
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
辰今復讚樂大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奏聞邀射名譽
詔經閣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

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重
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傳巖澁水之氣以此激上
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孝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
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
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
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鼓聲二曰正聲夫鼓聲感人
而逆氣應之順氣成之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

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奏聲以亂濫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讌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殽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

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
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
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
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
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
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
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齊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
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
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

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
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
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
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
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
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
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
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
教今三教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操其指要因循
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衆藝豈不美歟
謹具錄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
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安節
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
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
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爲
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
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
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二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

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
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
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
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
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
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禮
六科鬼神感應等六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
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仕封侯梁荆州陷與

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統上讀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子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望之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開皇初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徵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史部尚書宣出庫藏之爲大學博士尋與游公郭譯修正樂章于安緯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大會上大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說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

時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
司令暉遂考定之暉遂謂羣生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
遂問其所傳義疏輒爲究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
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
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孝奉詔撰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
自古天子有女樂平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
遂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
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
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讖緯莫不甲覽光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
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龍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
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
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
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
其狀竟坐誅孔龍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
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主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
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
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

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能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溉博聞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一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冷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異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孰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皇城能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撰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尋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

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生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學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出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冑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雖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勑與著作郎王劭

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
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中公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
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
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問是所能炫自爲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
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
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
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
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
等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
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
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興秘書史炫因擬屈原
卜居爲筮筮以自寄及蜀王廢黜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
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設階侯紀傍蓂大夫降一等
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
降侯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人
而已無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過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
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緦三月以表其恩也今之仕者

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隆之有今之貴者多
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踐自此始矣家寢某事開皇三
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留太祖子博士二人學
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
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
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
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
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澤婦人無
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
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

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十家而府史二今令史
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專任責
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過校文不繁府史之任掌要目
而已今之文簿但憑治錄若其不然禹里追證百年
舊案故諺云老吏執案死亡今不同此之相懸也事繁
政敝職此之由又問魏齊之時令之從容而已則不
遑寧舍其事何去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
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一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
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賓佐長吏自辟
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人多之官愈一也吏部

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修容其可得乎孔甚善哉言之即不能
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甚第除八品官四十歲
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兵無行
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韶食踊貴經藝荒道息
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
自爲賞曰通人司馬相如楊雄雲馬李長卿康成等皆自
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
桑榆大命將近故交飄零門徒雨散死朝露埋魂朔野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爲賦貽及

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後哲知余幽志耳余從綰髮以
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不嘗加從學爲明師
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
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
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乖違因省生平顧
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素貧窶爲
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
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綴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立行慙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

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訖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書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隋盜戈[illegible]躬之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賦

過城下堡未幾而爲官軍所破炫飢困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來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涂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攷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

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重思經興撰春秋義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二卷孝經義

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雜言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撰國史劉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貧窶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壽蟄蟠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堪安貧易為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藜藿之間風霜侵骨體安可諧吉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寫羽翮撥

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貴禹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之強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齒臂爲期則塗塗邈邈倚門之望朝夕勤劬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北山所能慰悲疾甚平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卜無徵閔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微亦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乃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王未剖刖下和之足白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益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僵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

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其事有點清塵則不自之軀死
生爲累小人之累方且未刊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
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
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
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者其唯學乎信哉斯
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
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膺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
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淡清談高論精甚當年彥
之敦經悅史身礪行志行興制動歸規矩何妄通波尚
爽神清警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
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
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
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
說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明不我留或纔登於下士或餘
業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
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知命何

宮內廳書陵部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